



爱的奴隶

【英】卡德兰 著

爱的故事系列

~~I 561.4~~ / 186

爱 的奴隶

爱 的 奴 隶

英 国 作 家 (英)

卡 德 兰 著

[英] 卡德兰 著

杨丽琼 译

花城出版社

爱的奴隶

〔英〕卡德兰 著

杨丽琼 译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375印张 1插页 87,000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 3,550册

ISBN 7—5360—0205—X/I·195

定价：1.50元

第一章 一八五五年

驰骋在碧草如茵、金黄色野花与黑柏树相互辉映的原野上，嘉士德爵士的心田中蓦地浮起了一丝幸福的感觉。

数周的奔波劳累，和不时参加外交会议与商讨调停后，嘉士德爵士感到此刻能卸下重担，实在是无比的轻松、畅快。

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，天空澄澈似水晶，嘉士德爵士勒住了马，低下头来，细细地凝视着这个繁华雄伟，充满学术与艺术气息的城市。

虽然康士坦丁堡的光辉已不如昔，然而远眺那些壮观华丽的建筑，高耸入云的尖塔，壮丽的大理石柱廊与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却仍然强烈地激荡着人们的心怀，不断引起人们的神往。

嘉士德爵士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，但此刻，凝望着阳光普照下的康士坦丁堡，却仍不由衷心赞美它的美丽。

从这儿，可以清楚的望见一片粼粼碧波注入玛墨拉海。

往北远眺，便是狭长的博茨普鲁士海峡，此刻正泊满了帆船、汽艇以及一些运送军队到克里米亚的战舰。

出神之际，嘉士德爵士蓦地想起此行的目的是为他的长官——新近封爵的英国大使史瑞福爵士——挑选一件精致的礼物。

他原想趁上次出任波斯特使之便，在那儿选一件礼物的。

但在德黑兰停留时由于时间格外仓促，根本无暇仔细挑选。再说，那些礼物要是呈奉给这位曾为革新奥图曼帝国作出贡献，被人们尊称为“大奥奇”的伟人面前，也显得太平凡无奇了。

就像那些华丽绣花的长袍，镶满珠玉的剑鞘，锦缎绶罗，在史瑞福爵士眼中看来简直太平凡，太俗气了。因此嘉士德爵士费尽神思，想为这位敬爱的伟人与外交上的良师选一份独特的礼物。

转念间，他想起不久前在一爿小店里，曾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古迹。据他推测很可能是希腊人或罗马人遗留下来的。在康士坦丁堡有许多银楼与古董店，在那些地方往往会出其不意地碰上一、两件宝物。这些宝物多半是先人的陪葬品，后来被小偷或考古学者挖掘到才流散世间。

“相信会找到一件史瑞福爵士欣赏的东西！”嘉士德爵士喃喃自语着。

掉转马头，他朝着世界最可爱的城市——康士坦丁堡——行去。

耸立在他眼前的是许多壮观的建筑。

其中有剧院、音乐厅、作为陈列馆的希伯姆宫和终日吸

引无数信徒的巴希利加宫。

此外，到处都有受人崇敬、赞颂与神往的寺院、尖塔。
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曾为苏丹皇宫的希拉利奥宫。

密密围绕在宫外的黑柏树，更为它增添了一份阴森的气氛。

希拉利奥宫曾经是康士坦丁堡的中心！

在这座宫里，爱与恨、美与丑、野心与罪恶交织着，也有荣华富贵和可怖的聋哑人。

被厌弃的美女，被废黜的苏丹，往往会遭到同样的下场：被偷偷地抛入平静不湍的博施普鲁士海中。

在这里，死亡与生命，美丽与腐朽，赤裸的罪恶与柔美的处女，恶行与鸟喙，並生並存並立。

不一会儿，嘉士德爵士发现自己到了市场。在市场的周围林立着许多商店，出售各类刺绣品、金饰、盔甲、布料、食品，间或夹杂着各色蔬菜及本地水果。

穿梭于市场曲折窄道中的人们，犹如一个五彩缤纷的万花筒。

人群中有束着五彩腰带，肩负重物的亚美尼亚人，也有穿着长斗篷，蒙着面纱的妇女；有衣衫褴褛，伸着枯瘦双手，不断乞怜的瞎子；也有带着侍从、打着阳伞的土耳其官员和穿着皮衣，戴着皮帽的波斯人。

此外街上还有蹒跚而行的载满重货的驴子和瘦马。

嘉士德爵士深爱这个熟悉的东方世界。

在他眼前又出现一个顶着一盘甜品的土耳其人；头包白

巾，穿深色长袍的苦修僧人以及骑着骏马，戴着红毡帽的土耳其兵。

同时在他两旁挤满了各种小贩，兜售着各式高贵的货品。像保加利亚的绣花锦缎、纯丝编织的波斯地毯和布鲁萨的纯丝，所有这些他都不为所动，仍缓缓地向前走着。

他正在猜想自己是走错了路，还是记错了小店的位置时，忽然从前面传来一阵喧闹声。

喊声逐渐变成阵阵怒吼与嚣叫。

人们突然警觉起来，机敏、忧恐地朝着吼声方向望去。

只见一群人朝这条狭窄的街道跑来，有些人的手里持着木棍。在他们身后还拖着一样无法辨认的东西。

嘉士德爵士立刻退到街边，两旁的摊贩也急忙想把自己的货物堆回到窄小的店铺中。

但是已太迟了，鲜翠的蔬菜翻洒了一地，水果也纷纷滚落，紧接着惊叫声、咒骂声、喧闹声融汇在一起。

嘉士德的马也耸起了双耳，烦躁不安地摆动着。幸亏它受过严格的训练，还不致于被这场混乱吓坏。

向前面移动了几步，他蓦地发现身旁站着一位穿白衣的欧洲女子。

她紧靠着小店的墙壁，神色仓皇，显然是十分惧怕。在她前面有位土耳其人，可能是她的仆人。

在土耳其，女人不带侍从，是不敢上街的，即使如此，到市场来的女子仍然少之又少。

她的穿着并不时髦，但却异常清雅。嘉士德爵士看得出

她的身材非常优美，秣纤适度，而且她年纪很轻。

此时，这批人群拥塞在他们附近，喊声震耳欲聋，嘉士德爵士方才听出：

“杀死他！”

“宰了他！”

“给他吃点苦头！”

“间谍！该死！”

现在，他看清这群人拖着的竟是一个人！他的双手、双脚、衣服、头发……无不被人拉扯着，脸上沾满了鲜血，眼睛半闭着。

显然，他已被折磨得半死不活了！

战争常常会被利用、煽动，并轻而易举的就能掀起一场暴动。

早在他到康士坦丁堡之前，就听说，此地掀起了一阵“间谍热”，人们开始怀疑那些不能证明自己国籍的外地人就是俄国人。

此刻被逮捕的这个人，仍然不断地遭到人们的唾弃踢打，蒙受着百般凌辱。

在马上，嘉士德爵士看得见引起这场骚动的牺牲者，虽然他浑身是伤，但身份教养却很明显要比那些迫害他的暴徒高尚得多了。

“我们……能……帮得上……忙吗？”

一瞬间，他诧异是谁在说话。随即发现方才倚墙而立的那位女子正欠着身子在对他说话。

虽然她的英文很流利，但嘉士德爵士知道她绝不是英国人。

“没办法。”他很快回答，“你得知道，我们也都是外国人！若不幸被卷入这场是非中，可会惹上杀身之祸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也许他并没有做什么……坏事！”

“他们认为他是俄国间谍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：“但他们也许弄错了！”

“可能。”嘉士德爵士回答道，“不过我们最好别去干预，况且我们也没有能力帮他的忙。”

此刻大批群众继续吼叫着前进。不断擦身而过的人群，使马烦躁地摇晃着。

被拖着的人，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。

然而仍有许多人不断地加入行列，甚至一些袖手旁观的店东也跃跃欲试。

“我们最好赶快离开！”嘉士德爵士说。

他对“骚乱”可说是了若指掌。他知道骚乱就像一团火焰，很快就会蔓延开，造成一连串悲惨、可怕的灾难。

除非这场暴动完全平息，否则市场将不再是个安全之地了。

他望着身旁的女子。

“若不嫌弃。”他说：“乘我的马比你走路回去要安全得多了。”

正如他所预料，此时有许多人正匆匆忙忙地加入前方不远的人群中。想必她也看到了，因此她立刻说：

“那真是感激不尽。”

于是她转身面对着前面的仆人，那是一位温和庄重的土耳其人。

“你回去吧！汉弥，”她说，“这位先生会照顾我的，再走下去是非常不明智的。”

“正是，小姐。”

嘉士德爵士弯下身，挽起她轻巧的身子，坐在马上。

她戴着一顶小巧的软帽，因此虽然坐在前面，却丝毫不影响嘉士德爵士的视线。

他右手执着缰绳，娴熟地驾着马，间或闪避一旁，让人群经过。

幸好，大家的注意力都被骚乱人群吸引了，因此并没有特别留意到嘉士德爵士和他的女伴。

不一会儿，嘉士德爵士转入另一条小路，路上只见数匹疲累的驴子，载满了乡村运来的新鲜食物，正缓缓而行。

“最好的办法是绕道而行，”嘉士德爵士说，“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你的住处，我可以绕一些宁静宜人的小路，送你回去，这样走会比刚才安全得多，也愉快得多。”

虽然他心中已猜测到这群暴徒的去向，但他仍然不愿轻举妄动。

因为这群暴徒早已失去理智，根本无视法律的存在，他们正不断地向市中心集中。虽然此刻他俩幸而避开，然而这个事件却很可能造成对所有外国人不利的情況。

“真可怜！”这位女子声音轻柔地说道。“我简直无法忍受

……想到他受到这么悲惨的折磨！”

“好在此刻他已失去任何知觉！”嘉士德爵士答道。

直到现在，他才留意去打量她，竟发现她长得非常美丽，可称美丽绝伦。

他觉得她有一种特殊的气质，是他在别的女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，同时他想像不出她到底是哪里人。

她的眼睛又大又黑，尤如两泓深不见底的潭水；挺直小巧的鼻梁，和柔软红润、花瓣似的嘴唇，很匀称地排列在小小的鹅蛋脸上。她的皮肤非常细致洁白，却衬着一头如云般的黑发。

这么美丽的女子，只有一个仆人保护，在康士坦丁堡行走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这个想法立刻浮上他的心头。

一股好奇心驱使着他，于是他问：“我想我们该自我介绍一下吧！我是嘉士德——嘉士德爵士，英国人。正要到英国领事馆。”

“我是法国人，先生，万分感激你的搭救。”

嘉士德爵士觉得她的外表和发音都不太像法国人，虽然她的法语说得十分正确规范。

一转念，他又想也许是多年居留异邦的原故，使她看起来不太像法国人。

“芳名是……？”

“雅娜。”

他扬起眉毛。

“这可不像法国名字呢！”

“我是在这儿出生长大的。”

难怪她看起来不像法国人，他想。

他同时感到她似乎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姓，对于此点嘉士德爵士虽有点失望，但也不禁在心里称许她的谨慎。

毕竟，他们只是萍水相逢，有良好教养的女子是不应该随便与陌生人太亲近的。

“愿意告诉我你的住处吗？”他问道。

听了她的回答后，嘉士德爵士感到非常的惊异。

据他所知，那附近并没有适合欧洲人住的房子。

因此，他对面前这位优雅高贵的女子益发感到好奇了。

“你可喜欢康士坦丁堡？”嘉士德爵士寒暄道。

“有时候我真恨死它了！”她说：

“想想刚才那些残酷的人！”

她的声音透出一份激愤，嘉士德爵士知道她仍在为那位不幸的俄国人难过，为他生前饱受折磨，死后仍不断地遭人凌辱难过。

“的确，土耳其人有时是很残忍的。”他说，“不过，换个角度来看，他们往往是最好的战士。据我所知，英、法两国对土耳其在克里米亚的战绩都相当钦佩呢！”

“完全是一场无聊、不必要的战争！”雅娜答道。

“对极了！老天爷知道大使曾费了多少力量想瓦解这场战争！”

“但并未成功！”雅娜的语气中带着讽刺。

“要知道俄军方面可没这么想！”嘉士德爵士说，“这场战

争完全是俄国发动的，他们先攻击黑海西岸的西奈，击溃了一支土耳其骑兵。”

“可能他们有自己的理由。”雅娜说。

“理由？”嘉士德爵士严厉的反驳，“西奈事件简直是一场大屠杀，景况比你刚才看到的要悲惨万倍！”

这一次，雅娜缄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继续说：

“完全是土耳其兵士的杰出表现，才引起整个欧洲的同情与敬佩，因此英法两国才在去年联合向俄宣战。”

“战争全是愚蠢的、错误的！”雅娜情绪化地说。

嘉士德爵士浮起揶揄的微笑。

“这可是你们女人家的观点。其实战争往往是为了追求正义、公平，就像这场俄土之战，意义便在于此。”

“希望那些死者会感激你们的大恩大德！”雅娜忍不住反唇相讥。

“你似乎並不全心全意地拥戴我们的国家和同胞嘛！我要提醒你，这场战争原本是为了争夺耶路撒冷圣地的占领权而引起的。”

“这问题早在两年前就解决了。”雅娜尖刻地说。

嘉士德爵士倒被她的话吓了一跳，他没想到她竟然相当了解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他露出一丝微笑，但一闪即逝。他说：

“的确，这个问题早就由英、法、俄三国的大使会商决定了。但，无疑，你也该记得俄国大使米契诃夫仍然继续要挟土耳其做更多的让步。”

嘉士德的声音忽然冷酷起来。

“米契诃夫实在太过份，故意令土耳其难堪！”

“那么你可认为……我们会获胜？”雅娜小声地问。

嘉士德爵士注意到她在说出“我们”二字之前，稍稍犹豫了一下。

“当然！”他答道。“虽然开始的几个月，我方受到很严重的轰击，但是现在军队的组织比以往严密多了，因此我想沙皇提出和谈的日子也将接近了。”

雅娜没有再答话，他们默默无言地前进着。

和煦的阳光温柔地照着他们的脸，一些不知名的野花、小草，散发着幽幽的清香，夹杂着阵阵咸味的海风，轻轻地飘浮过来。

她轻轻地靠在嘉士德的臂膀中，看起来毫不费力，但嘉士德心里明白她所以能如此轻松自若，完全靠自身的均衡和她天生的优雅风姿。

“你常常骑马吗？”他一面想着，一面问道。

“以前常常骑，”她答道，“现在可没有了。能驾着你这匹骏马奔驰，想必是件乐事！”

“这匹马是大使的，他对马匹就像对其他事一样在行。”嘉士德爵士说明道。

“你很仰慕他？”

“谁不仰慕这位比苏丹还重要的人物？曾经有许多人称史瑞福爵士为土耳其真正的国王，就是现在，也还有很多人这么说。”

嘉士德的声音里透出一份前所未有的热诚。

雅娜忍不住望了他一眼。

刚看到他时，她觉得他很英俊，但那份英国人特有的孤傲冷漠，却使她很不自在。

她原以为这种人只会孤芳自赏，因此听了他的话之后，倒吃了一惊。

不过他却不是她心目中那种吸引人的男性典型，虽然她不得不感激嘉士德爵士的解围。

她也清楚，嘉士德爵士很谨慎的避开了那些有危险性的街道。

“下次你真要特别小心，你不该带着一个仆人就上街。”嘉士德的口气像在对一个孩子说话。

雅娜说：“平常我並沒有这样，因为我父亲病得很重，我不得不上街为他买一些草药。”

“为什么不请个医生呢？”

“你知道，草药可以治百病。大多数的秘方都是由先人留传下来的，虽然这些秘方没有记载在医书上，但常常是很灵验。”

“可是不经别人指导而滥用，不也很冒险吗？”嘉士德爵士不肯让步。

“总不会比盲从医生危险吧！”雅娜答道。

她停了一下，然后又忍不住讥讽他：

“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：史库的医疗设备太差，对伤患病完全束手无策！”

“你说得对！”嘉士德爵士表示赞同，“不过，我保证史瑞福爵士完全是无辜的，而绝不像英国报纸所评论的那样。”

“原来英国人也动怒了！”雅娜喊着。“我真高兴！”

“坦白地说，英国当局实在是一团糟，真是丢脸！”

嘉士德爵士很严厉地说。“而我们驻土耳其的大使却受到别人的猜忌，完全蒙在鼓里！”

他顿了一下，然后用平和的语调说：

“但史瑞福爵士确曾努力去弥补过失，並尽可能地支助南丁格尔小姐。”

雅娜没有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

“你知道南丁格尔吧？”

“我想，没有人会不知道的！”雅娜回答。“土耳其的报纸每天都载满了她的故事，大家都佩服她的勇气，可是仍然认为女人不应出来抛头露面，‘女护士’使他们感到十分不可思议！”

“你呢？”嘉士德爵士问道，“你好像並不打算学习南丁格尔？难道你不愿把希望散播给那些受难的兵士？难道你不想在战争中为女人争得一席之地？”

他开始反击了。

“我现在正是一个护士，”她静默了一阵，“我父亲病得很重。”

“抱歉！”嘉士德爵士说。

“所以我切身体会到护士的重要，”雅娜继续说，“我觉得，有没有战争都一样需要女护士。”

“这点我可不同意，”他说，“以前的战争，我们总设法不让女人参与，老实说，我认为女人不但帮不上忙，反而令人厌烦。”

雅娜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使她看起来容光焕发。

“这些话正是我意料中，爵士。”她带着几分得意地说。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古板，心胸狭窄？”嘉士德爵士质问道。

“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”她甜甜回应着。

他们之间似乎竖立了一面无形的战旗，嘉士德爵士感到興味盎然。

他的对手是如此的纤巧可爱，同时还具有一股东方的神秘气质。

很可能是因为她那双乌黑的明眸，也可能是从她身上散发的那种馨香——似茉莉与月下香混合的气味。

他从来没有闻过这种幽香，而且这股神秘的香味竟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诱惑。他甚至感到她的身躯也异于一般妇女，是如此的柔软、富有弹性。

“阁下可否在此一停？”雅娜出其不意地说。

他勒住马，望见前方有一条古旧的石阶，很可能是罗马人遗留下来的。

“走这条路，要比走正路快得多了。”雅娜顺着他的眼光解释着。

说着，她轻轻地沿着马鞍滑下来，然后昂首凝视着他。

“真感谢你！”她很平静地说。

嘉士德爵士也跟着跨下马，并一边伸出手来：

“很高兴能帮你的忙。明天我能再来看你吗？”